



张洁
文集

无
字

(第二部)



张洁集

无

字

(第二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燕字

沈鵬



著名书法家沈鹏为本书题签

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

第一章

—

结果和当初的设想是那样的不同。

二

当那个深秋的夜晚，吴为坐在零瓠村丹阳观山门的门槛上，顺着嵌钉在重甸甸、黑沉沉的塬上，如逗号、句号、顿号、惊叹号、破折号的灯火，九曲十八弯地开始她对塬的阅读时，胡秉宸正在大别山的一处山坳里，向滂沱大雨中抛洒出一道在膀胱中潴留过久的秽水。

虽然他的后腰上顶着一杆美国造的卡宾枪，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地赏鉴了这杆重量很轻，可以连发然而少见的枪。彼时，部队里最好的枪也就是日本造，不论谁缴获了都得上交首长，可以想见，这杆卡宾枪的主人不同寻常。

一九四七年秋季，在大别山的夜色中从膀胱中抛出这一道抛物线的胡秉宸，与十年前在零瓠村小火车站上吃臊子面时相

比,已经有了很多改变,仅从他的面相就可以搜寻到不少可供推敲的线索。

但胡秉宸到底是胡秉宸,此时此刻还有闲情逸致将他那道抛物线修饰得尽善尽美,力求使其显现出磅礴之势。

一绺颤颤悠悠、弱不禁风的灯光从胡秉宸背后射来,含含糊糊地照射在雨中那道抛物线上,他认为那道弧线果然不负所望。他的眼波,一次又一次拂过抛出那一道抛物线的管子,一副“醉里挑灯看剑”的情态,他几乎对着那道管子赞道:“好剑!好剑!”

遗憾的是那道着意经营的抛物线在暗夜中渐渐迷失了神智,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无声无息地坠落在夜的深处,夜就展着自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能猜透、谁也没能玩透的老脸,坏笑起来。

忽去忽来的山风如交响乐中的变调,若即若离地撩拨着这两个在暗夜中较劲的男人。

隐约在夜雨后的山峦,更是阴沉地凝视着这两个企图在它的地界里一逞英豪的男人。

胡秉宸的抛物线终于走向强弩之末,他不大情愿地抖了抖自己那柄“好剑”,做了一个收势垂下。这把“好剑”本该收入国人叫做遮羞布的布兜里,但此时只能将它垂下,因为胡秉宸已被剥得赤条条丝缕不挂。

曾几何时,胡秉宸还在零瓠村小火车站上为吸食面条的动静一阵尴尬,如今却赤条条在另一个男人的瞪目下,从从容容将如此私密的事情办得如此堂皇!张口也能潇洒地来个“操他妈”或“妈了个×”,早已摆脱文明的羁绊,向直白的表达靠齐。

看起来胡秉宸已进入了革命的熔炉。可他端着那柄“好剑”的最后几抖,连自己也不觉地抖出了深藏的不屑。

胡秉宸对那道抛物线的唯美要求，与硬邦邦顶在后腰上的那杆卡宾枪不无关系。

战士赵大锤也早已不必这样硬硬地顶着胡秉宸，但有一种深潜的、说不清的恨意在作祟。

这恨意源于一起事故。

战士赵大锤前不久还在班长的岗位上，最近才削职为兵。

就在胡秉宸到来前不久，中央派来了一个情报交通，等待甄别期间由赵大锤看守。赵大锤凡事积极主动，看守之外另加一轮审问，二话不说，先将来人吊起打个半死。

老资格的情报交通一路智闯国民党围追堵截，关关化险为夷，却没想到在自家人的小河沟里翻了船。他无奈而又恼怒地对赵大锤说：“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赵大锤是个重证据轻口供、从不意气用事的人，闲闲地问：“有证据吗？”

“当然有。”情报交通拆开衣袖边线，从折边里抽出小纸一条。

赵大锤接过一看，不过是张白纸，自视甚高的赵大锤愤怒了，“你个杂种操的，敢拿一张白纸唬老子。”三下两下就把那条小纸撕了。

情报交通连声叫道：“不能撕，不能撕，在火上烤一烤就能看到字啦！”

赵大锤参加革命若干年，自觉学问已然了得，而“你这样对待中央派来的情报人员，将来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威胁，也激发了他比试一下的用心，他晒笑着说：“你以为老子不懂？字都是写出来的，哪里听说烤出来的？”

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就是最权威的解释。

这个妄想拿着一条小纸蒙混过关的家伙，不是特务又是什么？班长赵大锤甚至站都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反手一枪，老资格的情报交通员脑袋就开了花。

直到上级机关追问起来，优秀班长赵大锤才不得不削职为兵，那份机密等级为“三根鸡毛”的情报，也就这样无影无踪了。

削职为兵的赵大锤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拿着一指宽的小条子跑来跑去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能吆五喝六？怎么级别比他还大，让他敬神似的敬着？

从那时起，赵大锤心里就打了个结。

可以想见，如果日后战士赵大锤不是死于非命而是坐了江山，那么在日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将如何对待白脸书生。

胡秉宸犯了一个大多数城里人或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低估了赵大锤们的智商，把他们表面的木讷解释为鲁钝。

好比此时，战士赵大锤就分毫不差地体会到胡秉宸的挑衅。他站在胡秉宸身后，一直斜睨着胡秉宸引以自豪的那柄“好剑”，轻蔑地暗笑着，那也算男人的物件？！这样一个长不过二寸、缩头缩脑的“武大郎”，也敢拿到他这个“西门庆”面前来比试？

赵大锤没有读过纸介《金瓶梅》，但是早从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中，熟知了男女间的基本操练——掌管哪出戏可以上演、哪出戏不可以上演的行当，还要等上二十多年才会出现。

说起来实不足道，赵大锤对胡秉宸的蔑视也好、敌意也好、不屑也好，不完全像理论上分析得那么深奥。

杵在胡秉宸后腰上的那杆枪，也就更加下劲了。

不要说彼时大别山上这两位革命队伍里的战友,相信同一时刻,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不少准男人在较量这个抛物线的射程。当他们成长为一个男人之后,不分肤色、国籍、民族、职业、学养……更会互相攀比这一物件的孰优孰劣,用这种办法证明他们伟乎其大的男人品德。

尤其国人,还会以此认定今后的前程,诸如指点江山、横扫一切、征服女人的种种潜能,与它的 size,也就是尺码、型号,息息相关。并且认定,即便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较量,自己也是那个 number one。他们的盲目、自大,在他们对这段管子的自恋上表露无遗。

而团长对胡秉宸那点情不自禁的尊敬或逢迎,难免不让赵大锤对卸去的班长职务回味一番。

胡秉宸与赵大锤周围的知识分子不大相同。怎么不同,赵大锤也说不清楚,反正他觉得周围那些知识分子本质上和自己差异不大,而到了胡秉宸这里,就变成永远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的另类。别看现在“走到一起来了”,可赵大锤的直觉告诉他,不过是暂时的。

赵大锤的智商绝对在胡秉宸之上,好比这样的觉悟,胡秉宸差不多到了此生尽头才略有了悟。

智商极高的赵大锤却不是标新立异的另类。

好比吴为功成名就之后,某次周游列国与一位财团老板相遇,他们就人类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争论起来,她觉得“共同”这个标准很难统一、确认。

财团老总却说:“总能有一个大致的认同吧?比如说富有。”

她翻着眼睛给老板来了一句:“什么叫富有?”只是因为礼

貌才没有说出后面的话——你以为像你那样有钱就是富有吗？她克制住自己，换一个说法：“对我来说，一个中等生活就够了。如果让我选择，旅游宁肯住 room 或 zimmer（德语，房间之意），也不愿住五星饭店；居家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也不愿意住地下室上面的房子。有方便的公共交通，何必非要拥有凯迪拉克？只要商店里有可心的衣饰，何必非得请 couturier（专门服装设计师）？更不必日日三餐都去香榭丽舍否则宁可饿死……”

说完这番话，她也立马从一个让男人兴味盎然的女人，变成一个让男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怪物。

这种转换她并非没有感觉，回到家里回味一下，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一再发生，但就是不明白这种转换的症结所在。

换了赵大锤就绝对不会像吴为那样，宁愿住纽约第五大道的地下室而放弃地下室上的豪宅。

吴为要不是装傻，就是矫情。

赵大锤像所有正常人一样想过一个好日子，至于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起始并没有多少奇思妙想，无非就是有很多的钱财，更要有很多的女人。

有关好日子的奇思妙想，是逐渐丰富起来的。

赵大锤一枪在握之后，首先体会到的是敬畏。其实让人敬畏的不是某个“人”——人跟人差不了多少。让人敬畏的是人手里的钱，或枪，或权，或能力……自己虽因枪杆子使用不当受了处分，却不能损害他对枪的顶礼膜拜。枪不但是他的图腾，也是很多大人物的图腾。在未来的岁月里，枪杆子肯定还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实求实地说，他那个削职处分也与女人有关。

但女人的事不全是他的责任。那天晚上，他向房东借了个

大盆洗澡，房东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主动地对他说：“我给你搓搓背吧。”

搓背之后，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

第二天部队转移到另一个村，赵大锤想起搓背的寡妇，有点意犹未尽，晚上便又摸了回去。大门已经顶上，又不好大张旗鼓敲门，只好翻墙进去。院子里黑咕隆咚，他两眼一抹黑进了媳妇的屋，只好将错就错把媳妇干了；再去找寡妇，又错进了姑娘的门……归队时被领导发现，加上枪杆子使用不当，只好卸去他班长的职务。

如果一定要问战士赵大锤对革命有什么不理解之处，那就是他始终不能理解，睡女人到底算什么原则问题？这种事也能算做处分的理由？

从寡妇娘往下，媳妇、姑娘，问问那满门的女人，哪个挨了他的操不欢天喜地？哪个不宝贝他那个所向披靡的物件！

三

胡秉宸转过身来，对战士赵大锤怪模怪样地笑了一下，这笑容绝对谈不上是敬仰。

很久以来，胡秉宸都没有得到如此合适的机会，来展现这样一个微笑了。然后又瞟了一眼刚才杵在他后腰上，现在则是对准他脑袋的那杆卡宾枪。

枪是一杆好枪，持枪人赵大锤更是出色，伟岸挺拔算不得什么，难得的是颧骨上没有蒙古人种特有的、极具质感的两团肉块。那两处骨感的削颊，不但为赵大锤添了一份飒爽，也显出决断的倾向。

不论胡秉宸还是赵大锤自己，都没有料到赵大锤近在两年

后的结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一伟大历史时刻，战士赵大锤那只渡船被国民党炮弹炸飞，船上战友全部牺牲。不会游泳的他却顺手捞到一块船板，连蹬带蹚游过了长江并只身抢占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为后继部队抢攻扫清了障碍，当之无愧地成为渡江战役中的一名战斗英雄。

如果赵大锤没有只身抢占敌人那个重要火力点，军事地图上路上的那个红箭头又会怎样走向？人们无法估量赵大锤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了多大贡献，但可以说他为那个红箭头的径直走向做出了一定保证。

直到战斗结束，赵大锤才发现他的屁股被炮弹削去一片肉，两个虎口豁得翻花，膝盖磨得白碴碴地露着骨头。

他没有居功自傲，只是在恢复班长职务时高兴了一阵。说来也怪，比之奖给他的那个军功章，他更欢喜的是班长职务恢复。

在日后许多影视片中，无数次重现过解放军战士只身抢占敌人火力点或端掉敌人碉堡的经典镜头。不知人们在欣赏那些影视片并为之感动的同时，会不会知道有个叫做赵大锤的战士，当年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也曾如此英勇战斗？

赵大锤没有牺牲在解放南京、上海艰苦卓绝的战役中，相反，他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并有幸得到中共华东局对参加解放上海战役全体指战员的那个奖励——每人一斤猪肉。而那些为解放上海、牺牲在上海大门口的七千多名指战员，就连这一斤猪肉也没能吃上。

进驻上海的赵大锤，平生第一次品味号称“东方小巴黎”的

上海，还有那些千娇百媚的上海女人。

不要对战士赵大锤说三道四，即便胡秉宸这种水里煮过三次、火里烧过三次、血里洗过三次，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日子两不误的人，一旦回到上海依然心有所动。

当街头欢迎队伍里的一位小姐跑上前来，在赵大锤的枪口挂上一朵大红花的时候，他虽目不斜视继续前行，可还是感到了（而不是看到）她极短的旗袍袖下春光乍现的腋毛。旗袍又非常合身，凹凸有致地勾勒出一番乡下女人不可比拟的曲折，那是来自农村的赵大锤无从想象的风光。

旗袍改写了赵大锤与女人的篇章。

更不要说献花小姐由于兴奋和奔跑而来的喘息。

对女人的喘息赵大锤相当熟悉，他想起了在农村那如鱼得水的日子，还有那些被他弄得颠三倒四，对他只想不恨的女人。

到了此时，赵大锤才知道过去对革命的理解有些肤浅。如果没有革命，即便哪天能与上海相逢，却永远进入不了上海的五脏六腑。只有革命，不但使他成为渗透上海每一个脏器的血液，还使他成了那些脏器的主人。

赵大锤的豪情壮志，顺着那些刺向云端的高楼攀升。他毫不犹豫、毫不留恋地从自己生命史上抹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他是再也不要回农村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雪夜，当女佣阿香看到栅栏门外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在纷飞大雪中席地而眠的时候，便力邀他们到廊下避一避。班长赵大锤没有拒绝，其实也不应该拒绝。有什么必要在雪地里淋个整夜甚至两夜？有什么必要拒绝阿香的盛情邀请呢？

阿香为赵大锤和他那班战士熬了姜汤。作为班长，赵大锤总得出面到厨房向阿香说几句感谢话。一切就绪之后，阿香知

趣地回到佣人房间,赵大锤因为要为班里战士烧水、续水,不得不时时穿过客厅进入厨房。

地板上到处抛弃着逃亡主人未及带走的杂物,一不小心,就“当——”地踢上一个金属器皿,或软绵绵地踩上一件衣裙。

留守女佣阿香为什么不收检一下?也许她就势解放了自己。

战士们入睡之后,赵大锤把大家用过的碗盏收进厨房,这时他一脚踢上一个物件,低头一看,是一只躺在樱桃木地板上的锦缎盒,盒里有棵裹在丝绸中的人参。

赵大锤对人参一知半解,也不知道一棵野参的真正标价,只对它延年益寿的作用略有所闻。又想到这是被人丢弃、已然沦落到与垃圾等同的东西,不论什么东西,一旦作为垃圾扔了出去谁都可以捡起。而一棵能够延年益寿的人参被当做垃圾丢弃又是多么可惜,简直可以说是暴殄天物。在长久顾不上吃喝、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他很自然地捡起那棵人参,放在炉子上煮了煮,就着汤水一并吃下。

他没想要独吞,当他煮好那棵人参的时候,还朝廊子底下的战士们看了看,见他们个个睡得很沉就没有叫醒他们。这一仗打得是太辛苦了。

可以看出,赵大锤对这棵人参的态度就像他和女人的关系一样。从天性上来说,赵大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他独闯三关抢占敌人火力点时,都没有想得那么隆重、郑重、严重。这种人只合当一个吊儿郎当的艺术家,可是历史这位导演偏偏派给他这样一个严肃的角色,使他成为这个纪律严明队伍中的一员。

赵大锤很快就像是一只灌饱二氧化碳的气球。幸亏留守花园洋房的女仆人阿香熬了一锅萝卜汤让他喝下,才将膨胀体内的气体逐渐放出。这样一来,本在楼外廊下席地而卧的赵大锤,

就睡到了厨房的地板上。

当阿香俯身查看他是否已经复原时，她的乳房有意无意地从他胸上擦过。赵大锤的大胸肌触到了世上最具诱惑力的弹性，同时也嗅到了女人身上的肉香。

处分之后赵大锤久已没有接近女人，于是为下一个机会积蓄了趋于饱和的力量。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像洪汛之期万马奔腾的江河，一旦喜逢蚁洞，就会破堤而出，四处横流。

赵大锤伸手就把无依无靠的阿香揽在怀里……

他们在厨房地板上滚翻着、扑腾着，如两只对虾一般脸对脸地钳制着对方，如阿香从菜篮子拎出放到案板上的活鱼，原本僵僵地挺着，猛然就会来个爆发力极强的鱼跃。墙角的橱柜、炉子、切菜台子，被他们撞得摇来晃去，似乎比当事人更加兴奋异常，哗哗啦啦地震响着。

这两个于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出路的劳苦人，此时此刻，既不用流血牺牲，也不靠他人解救，更不需要什么理论，谁也不妨碍地以自助形式开辟了自己的乐园。

他们的享乐，与警惕再三、谈虎色变的“资产阶级腐蚀”毫无关系。

阿香既不是资产阶级用以腐蚀共产党人化作美女的蛇，也不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无产者阿香出于对革命的阶级感情，将自己贡献给了革命。

如果赵大锤不发生意外，也许日后会与阿香谈及婚嫁？也许不会。按照他那时的命运走向，前程该是远大的，就像军事地图上那个又红又粗的箭头，说不定将来某一天，带着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真正的巴黎访问也未可知。

可是他那个正在畅通无阻的红箭头突然拐了弯。几天之后，赵大锤和全班战士，惨死在接管的一家银行金库里。

赵大锤不知为什么选中金库那一处地方作为当夜安营扎寨之所，命令全班战士在金库宿营。

战士们关闭金库闸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从此再也走不出那个闸门，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坚无不摧的他们，最后竟不能将这看似几斤重的闸门开启。

他们带着惊奇和满足，摩挲着金库光滑、平展的四壁，在经历了连续作战的疲劳和多年没有正常睡眠的生活后，这一处四壁光滑、晶亮如镜的大“房子”，于他们是太过惬意的享受，于是他们心满意足地躺下，躺下就没再起来。

直到氧气一点点耗尽，才知道这个一眼到底、无掖无藏的“房子”，充满不动声色的杀机。

没人知道那几个在渡江战役中冲锋陷阵、随解放大军胜利进入上海的战士，在没有硝烟、绝对安全的金库里，如何在光滑的四壁上绝望地抓挠，也无人听到他们求救的呼声。那呼声该是带着何等华美的恐怖，被铜墙铁壁成倍地反射回他们的耳鼓？

有人说他们是在缺氧情况下渐渐昏迷，并没有显出特别的痛苦；又有人说他们的军装在窒息中被自己撕扯为条絮，个个肤色黑紫，惨不忍睹……

不知责任在谁，反正在放下金库闸门之前，没有人对金库进行最后的清场，也没有人对当日进出金库的人员进行必须的清点。

占领了资产阶级金融阵地的战士们，没有看到贴在墙上的有关警告——即便看到，也未必懂得那警告意味着何等的危险。

而懂得这些警告的银行旧人，都被赶出了金库重地。

这个风光无限的城市，对它的新主人掀起了蒙在身上的一角苫布，稍稍显露了内中深不可测的景物。也没有人告诉这些新主人，需要学习的实在太多。